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

關所謂「容共以抗敵」之謬說

時事問題研究社編印

關所謂「容共以抗敵」之謬說目錄

弁言

一、西安事變感言

何炳松

——十二月十八日上海時事新報時論——

二、聯俄容共與抗敵

樊仲靈

——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時論——

三、讀何炳松先生西安事變感言

周天固

——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時論——

弁言

中國民族現已到了千鈞一髮存亡呼吸的時候，而救亡圖存之道，惟有精誠團結，充實國力，安內攘外，以謀自力更生，這是國難發生以來，中央所定下的救國方案，亦是國人所一致承認，而共同促其實現的。乃張楊二逆不恤國難嚴重，竟於此時冒亂西安，圖搗變態，肆其殘暴，其目的在於破壞團結，煽動別有用心，實不啻一城一寨。國人大生恨厥，此項謬論的文字，當尤痛惡，以我國人，俾明瞭於叛逆的邪說謠言，務與中央所指示的救亡大道，而努力邁進！

一，西安事變感言

何炳松

——容共聯俄抗敵論的分析——

本月十二日張學良用極鄙卑之手段，以武力劫持蔣委員長。此事的是非曲直，國人早有定評，無庸贅述。唯張氏在表面上似曾提出組織所謂「統一戰線」來掩飾他自己那種狂妄的行爲，言僞而辯，最足欺人，我們應加糾正。

第一、我們須知現在所謂「統一戰線」這個術語完全發源於去年第三國際的第七次大會，原是用以聯合各黨一致對付「法西斯蒂」的一種策略。接受這個策略而見諸實行者有法國和西班牙。法國原係一個多黨的國家，共產黨在法國又沒有什麼力量；而且依照歐洲的習慣，多黨國家的政策絕對不得擁有軍權，所以「統一戰線」在法國並不發生什麼影響。在西班牙就不同了。共產黨在「統一戰線」這個術語掩護之下，奪取了中央大權，終於今年引起了長期的全國大慘殺；而且有引起世界大戰的可能。我國共產黨還

要以「光榮」兩個字加諸西班牙的「同志」讚美他們有「誠懇性和戰鬥性」，真是奇談。

我國之聽見這個口號，當然要在去年第三國際會議之後。因為我們如果「自覺的」有「統一戰線」的必要，那這個戰線就應該產生於九一八時，再遲應該產生於一二八時，再遲應該產生於熱河陷落時。但是實際上直到去年底，我們才聽見這個口號。這顯然至少有三個理由：（一）這是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辦理的。（二）這是共產黨的機會主義，意在「運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力量」。（三）這是因為共產黨自覺已有沒落的危險，不得不採取「自覺」，一致對付日寇。總之，這都是對日寇途窮的命運。所以共產黨不主張抗敵於五年之前，而主張抗敵於中央已在抗敵的今日，可說毫無誠意。

這次張學良對中央所提出的要求，實際上就是這個共產黨奉第三國際命令擬辦的所謂「統一戰線」。「統一戰線」，到了我國就成為所謂反日民族統一戰線。更具體的說，就是「容共聯俄抗日」六個字。我們現在試把這六個字所包含的三點加以分析和批評。

第一等問題，我想我中國人輩方十五年來所受的苦痛，至現在仍可
不應忘記，十年以來各省所受共黨暴動的損失和慘殺可不必說。我們單就江西一省人民所
受的苦痛和整個國家元氣上所受的損傷而論，就已足驚人了。直到現在，江西某幾縣的
人口，據說統計起來總共還不到三五千人，全縣的壯丁竟少至一二十人。所謂十室九空
，雞犬不留，並非虛語。原來我國本沒有和帝制時代俄國一樣的大地主，又沒有和現在
日本一樣的大財閥。共產黨要在大貧小貧之間實行階級鬥爭，原是一種不合國情的悲喜
劇。假使共產黨果有抗日的誠意，那末九一八事變發生，到今已達五年了，爲何不在那
時就聽「國民黨來改組紅軍」，使中央得以全力對外？何以九一八以來始終要在江西擾亂
國軍後方而不肯放鬆？一直到去年底山窮水盡日暮途窮時，才向國人提出「停止內戰
一致對外」的口號？我們對於他們所提的「統一戰線」總覺得別有用心，難以置信。

第二聯俄問題。共產黨罵國民黨的政策爲「依賴帝國主義誤國的政策」。是否事
實，姑不具論，我們即使退一步說，我們亦要問：蘇俄的國際主義不亦是一種帝國主義

麼？那我們又何以必要聯俄？我們看看蘇俄怎樣對日本放棄了東三省的利益，放棄了中東路，放棄了北太平洋的漁業權，步步退讓，而對中國的外蒙和新疆，獨絕不放鬆，我們還會夢想和牠聯盟麼？而且共產黨自己曾說，他們所以要把從前那個「反帝」的策略改爲「反日」，就是因爲怕陷中國於孤立無援的地位。不知他們亦會想到我們如果抗日而容共聯俄，那就要立即變爲共產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的鬥爭，這不但陷中國於孤立無援的地位，簡直要把全世界都變成我們的敵人。所以我們若果要求得民族解放，必從自力更生着手；我們要免一孤立無援四面受敵的危險，絕對不宜容共，尤其不宜聯俄。

第三抗日問題。上述二個問題原是達到這第三個問題的一種手段。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們在上面已曾說過，必須自力更生，決不宜用上面所述的那兩個手段。因爲我們倘使採用那兩個手段，那末已往十年教訓和現在國際的情勢已經告訴了我們，不但不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。而且我們知道現代的戰爭，是整個民族智力的鬥爭。我們的中央政府近五年來在政治上，經濟上，教育上，種種的努力可謂有目共賞，收效之大，

有口皆碑。同時最近在綏遠的戰事中又顯示出積極抵抗的決心，獲得了驚人的成績。在整個民族智力和軍隊實力上所表現的成效，不但足以證明中央政府已在積極抗戰，所謂抗敵早已不成問題；而且足以證明自力更生安內攘外的政策確沒有錯。最可痛心的還是綏遠戰事正在着着勝利的時候，而竟有西安的事變。而事變的突起竟會淵源於第三國際的指揮。我們現在唯有始終根據自力更生的原則，擁護中央既定方針，為民族生存而向前邁進。凡是危害國家生命，斷送民族前途的言論和行動，無論他怎樣悅耳，怎樣巧妙，我們都應該一概加以排斥！

二、聯俄容共與抗敵

樊仲雲

——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時論——

一

抗敵這個大前提，在未能收回失地之前，應當是顛撲不破的。但是怎樣抗敵呢？那

就問題多了。

第一，我們應該完成國家真正的統一；第二，我們應有相當的與國以爲己助；第三，應該選擇抗戰的時機，期以必勝。

這樣說時，容共顯當合於第一個條件的；而聯俄則爲第二個條件所需要。現在，假定第三點且優談及。

二

我們知道蘇俄在自衛一戰後是反對的統一，財政的統一，軍事的統一。容共能達到這樣的統一嗎？

今日的共產黨是怎樣呢？自有政府，自置軍隊，自成區域，故若言『容』，就必須取消『蘇維埃』，解散『紅軍』。始行，否則便是有背於國家的統一。

世界任何國家，只能有一個政權，卽如歐洲人民陣綫的國家，也未聞共產黨自置武力，自建政府，中國共產黨如真心抗敵，就當歸附中央，由中央量才錄用，改編其軍隊

，倘若不然，是其用心，仍不外欲憑藉武力，實行割據，什麼抗敵，什麼合作，無非欲轉移國民視聽，於日暮途窮之時，作借屍還魂之計罷了。

質言之，抗敵其名，赤化其實，共產黨之用意，如此而已。

三

爲了統一，國內不能有地方的割據，也不能有以外國爲背景的勢力存在，所以封建軍閥的勢力應當剷除，滿洲偽國與冀東偽組織也當設法加以消滅。但是這樣說時，今日之外蒙有以異於偽滿乎？今日之朱毛，有以異於冀東之殷汝耕乎？東北四省誠當收回而外蒙獨可許其脫離我版圖乎？殷汝耕誠爲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，朱德毛澤東豈獨非此類異族的走狗乎？

惟事有緩急，故不能無所先後。共產黨者實腹心之患，九一八事變的由來，原因固不一其數，而其黨之盤踞江西，威脅中樞，使國家實力，於以大耗，則無疑的爲一個最重大的動因。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，間接實由共黨叛亂造成之。今欲抗敵，能不以肅

清共黨爲第一急務乎？

然而竟有以爲不然者。謂共黨爲中國人能共同抗敵乎？何以不能歸附中央，取消割據獨立之組織乎？是可知爲此言者，亦非爲中國謀統一而真欲抗敵，不過受共黨的利用，爲之布散烟幕，藉以遂其私圖而已。

四

至於戰爭，爲抗敵計，誠然亦不失爲一種方策。但是主張聯俄的人，其亦知『聯字的』意義乎？彼此的力量相等曰聯，若以小就大，那是『依賴』。中國之力，顯然不足與蘇俄比，以中國就蘇俄，其意便是欲依俄以抗敵。試問俄果足依賴乎？

甲午中日戰後，中國敗績，於是朝野上下，爲報復計，主張聯俄以李鴻章之赴俄訂立中俄密約，許俄建築鐵路與東三省，於是激發了日俄戰爭，結果東三省就這樣的斷送了。這是明白的歷史教訓，我們難道忘記了嗎？

總而言之，凡勢弱小者必不能與強大者相聯，否則將反受其殃，趙宋建國，爲了燕

雲十六州之被奪於遼，時圖恢復失地，於是童貫乃聯金滅遼，結果不久，徽欽二帝亦爲金所虜。南渡以後，偏安江右，思恢復中原，於是最後有史彌遠史嵩之聯蒙古以滅金的政策，結果金滅以後不久，南宋也就亡於元了。

這叫作『前門拒狼，後門進虎』，虎之與狼，同屬異類，我們有何愛憎於其間乎。

五

或者以爲今日蘇俄與昔日帝俄不同，帝俄旨在侵略，蘇俄則在援助弱小民族的獨立。今日的蘇俄果如是乎？當東三省事變以後，因日本勢力的發展，蘇俄深感不安，乃對日本議訂不侵犯條約，至再至三，卒爲日本所拒，說是援助弱小民族的行爲嗎？其後、步步對日退讓，擅自出賣中東路，這難道又是援助弱小民族的行爲嗎？就蘇俄自己言，爲了實力未充，對日姑與委蛇，藉以準備一切，誠不失爲一種方策，然而這樣說是其政策在援助弱小民族獨立，未免太蔑視弱小民族的利益了。

質言之，今日蘇俄之標榜援助弱小民族獨立，不過是其世界革命戰略之一種，爲對

於帝國主義之側面攻擊，與煽動無產階級革命，推翻資本主義之正面攻擊，正是極好的對照。故各國的共產黨，不過是蘇俄國際陰謀的工具，這是一種有組織的『漢奸』。昔日的俄國，只是沒有這樣堂皇的口號，這樣組織嚴整的Spyn團體而已。

六

且即假定置蘇俄奪取外蒙等事於不論，承認其確能援助弱小民族的獨立，則我以為當此之時亦不應聯俄。

我們知道日德兩國之高唱反俄以進攻蘇俄爲其口號，很明白的是欲以此博取資本主義各國之同情，其意若曰，俄爲異類（共產主義），在資本主義國家應當一致聲討。但是目前，日德兩國的用意，實別有在。——德在中歐而日在中國。日本希望中國能爲其反共的前鋒與根據地。所以此時，我若貿然與俄相結合，正給與日本以討赤的籍口，使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態度消極而袖手旁觀，像英國那樣或甚至與日本妥協。故就我國言，爲了一個蘇俄而喪失許多國家的聲援，殊未免太不值得了。

且以我與俄結合之故，勢必激成日德兩國的反俄戰爭。彼時，以我之精弱無力，必將首受其禍。我國這樣，成爲日俄兩國的戰場。今日的西班牙，正是如此，一方面是蘇俄，另一方面是德國，與意大利。蘇俄的飛機槍砲所殺的，是西班牙人，德國意大利的飛機槍砲所殺的，也是西班牙人。這樣慘酷的教訓，難道還不夠深刻嗎？

總之，凡是愈無能力的國家愈不應挑發戰爭，致遭犧牲。在這時候，弱小國家的存在，是只有利用大國的對立與矛盾。而中國向來所以能免於瓜分之禍者，即全賴帝國主義列強的均勢。自東省事變以來。此均勢局面，雖然已破，但是各國心中，固無時不欲加以重整。這正是我們可以利用的地方。我們要利用這機會，迅速把國力充實起來。所以我們目前所需要的是和平建設，而不是輕率的戰爭。

這也是一般小國的通例，如比利時即深恐以法比同盟，法俄同盟之故，爲了蘇俄而牽入戰禍，所以最近寧宣布中立。羅馬尼亞，南斯拉夫等之表示離去法國的姿態而與德意交歡，也就是恐怕因爲太偏於一方，將自受其禍。所以我們在這時候，若貿然表示與

俄相聯，在策略中，實是大大不智。所謂『中國』者竟還得守其『中庸之道』，倘若欲有所偏，那末還得等待實力充足的時候。這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。

七

其實在目前我固不應聯俄，俄也未必願與我聯『聯俄』『聯俄』像煞有介事者，還是我們那些革命騙子的單相思。

前面說過，蘇聯目前的政策在以『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』，藉謀國力之充實，故『世界革命』的口號業已暫時擱起，而為恐與資本主義國家引起衝突，近年以來的外交，還是在與各國求妥協。如訂立不侵略條約，加入國際聯盟等，都是其和平政策的表現。即如法俄軍事同盟，其目的也在防德自保而非為戰爭。所以對於西班牙戰事，法國保守中立，蘇俄雖不惜援助政府軍，然其意為消極的保持和平，與昔日之進行世界革命者不同。

當然，蘇俄若與我聯合，結果將促進日俄戰爭的爆發，以蘇俄當局之明白，豈有不

知？但是，對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點，蘇俄的同情顯然在我國方面，是很明白的。可是亦只此而止。推蘇俄之意，因為日俄戰事將來必無可避免，故在此時，為消耗日本的國力，頗希望中國能與日本開戰，並且以此還可利用英美對日本的壓迫，陷日本於困難地位。且中國共產黨近來竄入西北荒涼之地，若再一年半載，恐不免於根本消滅，故為謀最後的挽救，亦希望中國能與日本發生衝突，利用這個機會而重振其勢力。

因此，一般革命騙子之高唱『聯俄』而主即日宣戰，其用意是很明白，乃是為蘇俄外交作別動隊。故若他們能把中華民族的利益稍稍放在心上，我想是決不會有如此荒謬的主張的。

八

容其既不可，聯俄亦不行，然則我們怎樣呢？難道我們對敵人投降嗎？不，不，我們決不能。

自今以後，我們要痛下決心，對於國家的領土與主權，再不能有絲毫的喪失。我們

不僅要保守綏遠，規復察北，我們還要在着着充實國力，完成統一，同時，打破冀察的畸形組織，消滅冀東漢奸，並且進而收復東北失地。

但這如何可能呢？那就一方面有賴於我們在內力謀建設，對外保守不偏不倚的立場，運用各國互為牽制的關係，而自保其存在。舉個例子，戰後德國的外交是值得我們的參考的。

大戰以後，德國因為戰敗，簡直無異禍首，割地賠款不消說，甚至國際聯盟也不許加入。對於戰勝國，尤其是法國的種種壓迫，德國的政策，便是利用蘇聯以為牽制。德國實為首先承認蘇俄的國家（一九二二年）。德國利用這個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對立，利用其中歐還是重輕的地位，卒漸得到英法的讓步，而簽訂道威斯計劃，成立羅加諾公約，並且加入國聯為常任理事國。在戰敗的德國而有這樣的成就，自然是很難得的。並且，德國倘若不經過這個和平建設恢復實力的階段，今日的希德拉，要想那樣嗚呼咷，不可一世，怕也事不可罷。

所以在我們，爲了阻止日本的侵略，蘇俄勢力是不妨用爲牽制的工具，但是只能以此爲止，『吃了砒霜藥老虎』那樣的事，到底太危險了。也因此故，對於容共政策，我們必須加以排擊。

九

我們外交的重點，應當着眼於歐美各國，我們要竭力利用他們的力量以牽制日本，也要充分運用各國經濟與人才的援助，以完成我近代國家的建設。這是蘇俄完成五年計劃的辦法，我們所當效法的。

當此之時，倘若敵人竟欲破壞我主權，迫我承認其苛刻的要求，那末我們忍無可忍，退無可退，自然也只好不惜最後犧牲，與之相拚了。但是這一着，在我固是不利，在敵人也未始不是冒險的行動，他必須加以審慎的考慮。

對於武力的侵略，欲加阻止，雖是惟有用武力以爲抵抗。而武力爲一國實力的具體表現，故於事先必須謀本國力量的充實，即經濟的建設。蘇俄因爲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

家，故非從事經濟的建設，決難自保其赤色的存在。今日者，國力既充，於是乃儼然成爲世界和平的重心，掌握着左右國際政局的動向。但是這樣的蘇聯尙且兢兢自保，不敢挑發戰爭，因爲戰爭發生，凡先發難者，輒反受其害，且俄以赤色國家，一不得當，有促成國際反俄戰線的危險。

我國的處境頗與蘇俄相同，因爲是產業落後的國家，故必須先謀經濟的開發，始能有充實的國力，而因我國爲殖民地國家，不僅資本主義國家欲利用之以解決內部的矛盾，且爲共產主義國家欲用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對象。我國以此，倘若不審慎將事。則戰爭一旦發生，實有引起世界各種勢力以我國爲其戰場的可能。況且我國又是國力未充的國家，則其結果，反必徒供犧牲無救於國家之危亡。

然則我們要到什麼時候纔可以收回失地滿雪國恥呢？那便是時機最不利於敵人而與我有利的時候，便是對於敵人的敵人，我們能加運用使敵人陷於孤立或處境困難的時候。蘇俄因爲知道日俄戰爭，不可避免，故希望中日先戰，他得乘機取利。這樣，我們

爲什麼不能等時機，以乘敵人之弊呢？我們知道賭博之事，尙有所謂『等穩狼』的三字訣，以關係國家存亡的戰爭，豈可以貿然出之乎？

總之，我們目前的需要，是統一，是建設，是和平。
我們所當認識清楚的，是中華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。

三，讀何炳松先生「西安事變感言」

周天固

——十二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時論——

自本月十二日張賊學良倒行逆施，喪心病狂，發動罪孽滔天自絕人類的叛變——劫持我中華民族生命所繫精神所託之最高領袖以來，凡屬血氣之倫，無不髮指骨裂切齒痛恨；軍界的情慨固無論已，學界的詆譏，商界的指擊，工界政界文化界的唾罵與聲討更不遺餘力，口誅筆伐，薄雲霄，隨時隨地可以見到人人有欲食其肉而食其皮的表示，嗟彼張賊，蓋無所逃於天地；同時，中央爲明國法，振綱紀起見，業經下令捷伐，何敬之

先生刻已正式統率三軍，前往西安靖難，願祝同劉峙等又分別重膺討逆兩路總指揮之職。大軍所至可蕩醜魔。張賊以素稱腐化無用之部屬，今與「既精且多」之國軍相遇，直是螳臂當車，勢在必敗。因此，我人敢絕對担保在最近的將來，張賊必身首異處，肝腦塗地，屍骨成灰，而毫無疑義！

誠然，張賊前途，一條死路，我人已無庸再作正面的批評。今所欲言者，乃其「持之無故言不成理」荒謬絕倫幼稚可憐的主張與口號。

張賊年來受命黨國，狃於法紀，未能爲所欲爲以竊國欺世。近者，一般「漢奸第二」的「反動份子，如鄒韜奮沈鈞儒章乃器之徒，標榜所謂「人民陣線」，「統一陣線」，「聯合陣線」，「抗日陣線」，而各地淺識者流，復起而盲從迷信，鬧得滿城風雨烏烟瘴氣。不學無術張賊，率其豺狼之性，妄談時務，濫用名詞，與是暗與通洽。進而演成今日之神人共棄天地不容的叛變。吾人揆其動機無非爲爭權勢，逞己慾，其結果只是亡國家，滅種族，談什麼「人民」說什麼「統一」？更無「聯合」，「抗日」之可言，

茲請略而言之。

何謂「人民陣線」？「人民陣線」一詞，本係「第三國際」所創，用以恣逞共產黨之活動。張賊乃從而效之，其目的在顛覆政府，人所共知，莫可掩飾。吾人試看張賊此舉，與站人民立場上以爭人民利益，發揮人民意識與要求乎？曰，否！人民所希冀者爲「國家統一」人民所服膺者爲「精誠團結」；人民所祈求者爲「自力更生」今張賊不察，貿然出此，樹抗日之名，作通赤之實，談何民族？談何國家？而胆敢劫持委座，自促分裂。「精誠」全逝，「團結」云何？「自力」無從，「更生」曷得？頃者，國內人民無聞南北，無分貧富，皆割切陳詞，勸以懸崖勒馬，職是之故，張賊昏駿，不自覺醒，猶復頑不就職，穩兵東向，吾人誠不知其所根據之人民意志何在所希圖之人民利益爲何也？即退一萬步言，使張賊有心爭求人民利益與發揮人民意志矣，而吾國內人民已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，久得享其利益；政府之一舉一措，亦何嘗不根據人民意志大爲發揮乎？吾人試問張賊此舉，有何必要？張賊之號稱人民陣線云者，蓋只能代表漢奸第二之

共產黨（？）耳；充其量，亦不過「無權代表」西安城內最少數無智識的人民以爲藉口耳，「人民」云乎哉？「陣線」云乎哉？

次論「統一陣線」：吾人素知法國「統一陣線」係以共產黨爲中心，然後拉攏各接近黨派組合而成。在中國除國民黨而外，只有「潰不成軍」的共黨尙能苟延殘喘，其他根本無所謂黨的存在；故欲求接近共黨諸派系與之拉攏，直乃海底撈針，萬不得已，且間有一二反政府餘孽，放聲標榜種種口號，亦不過少數心勞日絀之「沒出路」「自掘墳墓」的智識份子集團而已。他們既根本無一定之立場，又根本無一定之信仰，只是淩淩熱鬧，欺世盜名，復何「統一」之足言？試觀一般「人民陣線」運動的人物爲何若？沈鈞儒一法律學者也；章乃器一投機無恥之銀行經理也；鄒韜奮一創辦小商人所喜於閱讀之生活週刊而出名的失意份子也。以彼等各不相同的社會基礎，而欲侈談所謂「統一陣線」，執途人而問之，或叩之三尺童子，吾人敢必其不能苟同，更於有識者乎？不甯惟是，彼等所謂「統一陣線」，尙有最基本之弱點在也。最基本之弱點爲何？一曰同床異

夢，二曰買空賣空。何以言之？一般反動份子欲顛覆政府，認爲徒以法律作戲，究屬無效，因而思與略有槍桿之共黨相勾結，以圖實力之養成；一面更利用共黨思想爲煙幕，爲麻痺劑，迷惑一部份無知青年，使之盲從，以求少數人自己之出路——陞官發財。這種同床異夢之結合，既不能如法國人民陣線之以保衛民主制度爲職志，又不能跟彼等本身所喊口號去切實抗敵禦侮，以言「統一」，以言「陣線」，寧非荒唐之至？滑稽之尤？其次，再言其所取之方式，則又非若法國共產在「人民陣綫」掩護下與接近黨派之拉攏可比。蓋法國共產係企圖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，實行其政綱者也。反觀中國「人民陣線」爲何如？彼共產黨者，自以爲是號稱「統一陣線」的領導者，已漸趨消滅，雖欲糾合少數反動份子以苟延旦夕，其固有立場已壓根傾覆，只是一種買空的號召，在其政治基礎上，欲求合法取得政權，不啻「無胎求子，磨磚作鏡」，吾人蓋見其難已！

至如所謂「聯合陣線」云者，除非專爲顛覆而撒佈之煙幕作用外，則別無他道。蓋「聯合」兩字，吾人顧名思義，卽知在於步調整齊，和衷共濟，在同一領導之下，羣策羣

力，以共赴時艱。自九一八事變以來，國難深重，我政府當局實已早見及此，及去年行政院改組後，蔣委員長尤致力於各方人材之羅致。舉凡有志「復興民族」，有志「圖強國家」，刻意「精誠團結」，刻意「自力更生」之徒，中央靡不竭誠援引，俾資協謀國是。比至近日，黨內外已無間言，此亦一「聯合」也，若必謂反政府派互相結納，自起爐灶始可稱爲「聯合」，則又何抗日之可言？國人試思張賊學良五年前以不抵抗主義擡棄東北四省，中央以其猶知悔禍，春秋方盛，尙有可爲，故不惜一切輿論之指摘，猶與張賊「聯合」，非厚於彼也，特爲增厚國力穩定國本，俾徐圖自強，恢復失地耳。若中央果摒斥一切黨派之間諛，奈之何前此尙能授張賊以副總統重任，共謀國是耶！今張賊不察，復以「聯合」相號召，吾人究不知其所欲「聯合」者誰歟？毛澤東赤匪也，爲蘇俄作復頻年掠劫，民衆之恨心已與泰山俱齊，此而可「聯合」，則冀東濃奸殷汝耕，察北匪僞李守信王英之流，又何不可「聯合」乎？吾人應知，張賊此舉，倒行逆施，其結果，徒使我五千年光榮歷史之國家四百兆優秀黃胄之民族未身亡於日，且必先亡於赤矣！我人

試問「聯合」之用意果何在乎？「陣線」之効力又在何處？吾恐彼等雖有百喙，未由辭有罪也！

以言抗日，此固稍有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者之共同主張，此種口號彼等焉得而私之？且中央之決心早具，惟是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以冀多一日之準備，即多一分之實力耳。將來實力既充，然後再言犧牲，則勝券可操，無復顧慮。若徒存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」之粗見，或「毒蛇螫手，壯士斷腕」的謬解，拔劍而起，挺身而鬥，動一時之感情，遺千秋萬世子子孫孫之慘痛，是之謂「以民族為兒戲，以國家為孤注」夫人而知其為「小勇」，不足以言民族復興之道，國家圖強之理。近年來，中央對外折衝，審慎處置，非敢以一朝之忿致華夏於萬劫不復之境，其故即在於此。降及最近，國力漸強，軍事上，經濟上，教育上相告相當之準備，以是有「不陪笑臉，不吃耳光」的外交談判，國人非盲，自當共觀；即盲矣，亦應耳聞之也。彼從事「人民陣線」運動之徒反大加誣釁，謂中央如何屈伏，如何軟弱，烏乎，「以心置肋」，信口攻訐，天下寧有是耶？近者

，綏遠事起，寇擾邊城，中央除令守土將士竭力抵抗外，並特派大軍，共相剿滅，如湯恩伯之統率五師親臨戰地，陳誠之受膺總司令的職務，部隊如雲，槍彈如雨，果有一毫「不抵抗」者乎？國人苟不健忘，亦當記憶，蔣委員長西赴洛陽，東飛濟南，北至太原之事乎？蔣委員長之由西徂東，由東轉北果何爲耶？非爲聯合抗戰計耶？張賊及一般所謂「人民陣線」份子不此之察，反而作「撤後腿」的舉措，竟將蔣委座及諸重要抗日將領劫持西安，且大放厥詞，以禦侮爲號召。噫！「前門拒虎，後門進狼」，此之謂矣！善夫，閻百川先生之言曰：「此舉將以增厚抗日力量乎？抑分散抗日力量乎？對內乎？抑對外乎？」我不敏，書至此，手顫矣，脈震矣，頭蒸蒸欲汗，淚潸潸欲下矣！吾哭矣，誰與痛者？吾繞室急走矣，誰與共頓足者？無已，謹發胸臆，以告夫一般所謂「人民陣線」運動中之良心未昧人性猶存者。